

作为中产阶级企业的“黑色修道院”

· 在“黑色修道院”长期生活着35到50人。除了路德夫妇自己的孩子之外,这里还居住着他们收养的小孩。此外,“黑色修道院”又是“寄宿舍”(Burse),它给10到20位大学生提供住宿;这里又是一间客栈,常常有访客在此居住。这些访客中的一些人正是新教改革运动中的知名人物。

· 在卡塔琳娜的规划与领导下,“黑色修道院”经历了数次翻修与改造。

· 路德夫妇婚后获得了维腾堡周边地区的一部分田产,于是,他们便开始大力发展种植业和水果园艺业。1542年,马丁·路德成为维腾堡拥有最多地产的公民。夫妇二人利用这些土地大

规模种植蔬菜(如萝卜、甜菜、卷心菜和土豆)、葡萄及其他水果。此外,他们还饲养蜜蜂以获取蜂蜜和蜂蜡。

· 1542年,马丁·路德又获得一批家禽家畜,其中有10头成年猪,3头猪仔,5头奶牛,9头牛犊,1只成年山羊,2只山羊仔,数匹马,此外还有鸡、鸭、鹅。在“黑色修道院”中还有一家洗衣作坊和一间配备了两个烟囱的大厨房。

· 路德夫妇雇了一批牧人和农民照看牲畜,安排了大量人员从事农业生产、烹饪食物或是料理客栈业务。

· 在瘟疫爆发时,“黑色修道院”又成为医院,承担收治和照料病人的职责。

◀ (上接12版)

或许是因为卡塔琳娜在一些神学问题上也能给出自己独到的见解,马丁·路德亲切地称她为“凯特先生”或“凯特博士”。路德曾在数封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他的妻子是如何地好学并且会有规律地研读《圣经》。然而,除此之外,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关卡塔琳娜·冯·博拉的文字记录,而她本人的绝大部分书信也未能留存下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尽管当时妇女们已经开始觉醒,但她们在历史上做出的功绩仍然不为世人所重视。

虽然马丁·路德在1546年离世时留下一大笔产业,但卡塔琳娜不久后仍然陷入了经济困境。这一方面是因为尽管马丁·路德在其遗嘱中规定了财产的处理,但由于当时女性在权利上的弱势地位,卡塔琳娜很难维护自己对这笔产业的所有权;而另一方面,施马尔卡尔登战争及其他一些战争的爆发使得卡塔琳娜两次过上逃亡的生活,而“黑色修道院”的产业也在战争中惨遭毁坏。丈夫去世后,卡塔琳娜在维腾堡的影响日渐式微。当1552年瘟疫爆发时,卡塔琳娜离开维腾堡前往托尔高(Torgau)。然而,在这次旅途中,卡塔琳娜遭遇了重大事故,不久便离开人世。死后,她被安葬于托尔高的城市

教堂。如今,这座城市设立了一个以她名字命名的奖项来纪念这位马丁·路德身边的女人,而在德国其他城市也能找到很多以她名字命名的教会建筑。

奥林皮娅·福尔维娅·莫拉塔:科学、诗人、教师

中世纪建立起来的大学由“主教座堂学校”(Domschule)发展而来。这类学校用来培养教牧人员,因而只招收男性。在新教改革之前,女性接触科学知识、接受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而奥林皮娅·福尔维娅·莫拉塔(Olympia Fulvia Morata,1526—1555)的故事则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女性是如何在新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下相互扶持,并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教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已经有部分开明的男性开始赏识女性的才华,并竭力为她们提供支持与帮助。然而不幸的是,这同时也是关于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沦为那个纷乱年代牺牲品的故事。

我们首先应当感谢历史的发展没有使这位才华卓著的女性在缝纫制衣这类家务活中终其一生。新教改革带来的社会进步使这位女性得以在她那个年代施展自身的卓越才能,尽

管在这一过程中她仍遇到了困难与阻碍。影响奥林皮娅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来自意大利的新教改革倡导者切里奥·加尔加尼(Caelio Calcagnini)。他与奥林皮娅的父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加尔加尼对奥林皮娅的好学精神十分支持,他建议奥林皮娅的父亲“用钢笔换掉女儿手中的缝衣针”。同时,他还给奥林皮娅带来许多书籍,而在当时,一个女童阅读如此多的书实属罕见。奥林皮娅在6岁时就被认为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女孩,在12岁时,她已熟练掌握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以及所谓的古希腊“七艺”:语法、修辞、逻辑、天文、音乐、算术和几何。奥林皮娅的父亲受雇于费拉拉公爵,担任宫廷教师一职,这使得奥林皮娅有幸同王公贵族子弟一起上课。在此期间,她的才华进一步得到施展:她翻译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作品,并开始用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进行创作。除此之外,她还撰写了数篇关于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性论文。

奥林皮娅在宫廷与三位贵族女性结下友谊。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雷内·戴斯特(Renée d'Este)公爵夫人。她是一位极富影响力的新教改革运动捍卫者,曾接收和救助了许多因信仰而被宗教裁判所及信仰天主教的统治者迫害的人,然而她的这一行为却激怒了她的丈夫埃尔高勒·戴斯特(Ercole d'Este)公爵。在她救助的这些人中有一位是来自瑞士的新教改革运动中坚人物、“归正宗”(reformierte Glaubensrichtung)运动的先驱——约翰内斯·加尔文(Johannes Calvin)。他创立的这一新教教派在瑞士、法国北部及意大利北部得到广泛传播。

作为对新教改革运动的回应,罗马教廷发起所谓的“反新教改革运动”。作为教宗的驻地,意大利自然深受“反新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当时,许多世俗统治者,包括费拉拉公爵在内,其统治利益均要倚仗教宗

的支持。到了1548年,宗教裁判所对新教改革人士的迫害行动升级,奥林皮娅不得不离开宫廷。在这之前,她结识了来自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的医生安德烈亚斯·格隆特勒(Andreas Gründler),1549年两人结婚并搬到深受新教改革运动影响的施韦因富特。然而不久之后,奥林皮娅一家再次陷入宗教战争的动乱之中,他们不得不逃离施韦因富特并失去了全部财产。在流亡过程中,奥林皮娅的丈夫有幸获得了一份海德堡大学提供的讲授医学的教职,于是,他们在海德堡安顿下来。此后,海德堡大学又聘请奥林皮娅担任编外讲师,教授希腊语。倘若当时奥林皮娅真的接受了这份职位,那么她极有可能成为德国第一位拥有教授头衔的女性,然而长期的流亡生活让她身心俱疲,极度虚弱,不久之后,她便长期抱病,1555年死于肺结核,年仅29岁。

1583年,奥林皮娅·福尔维娅·莫拉塔的对话录、书信和诗歌被收进了所谓的“禁书目录”——这是仅有少数女性才能享受到的“殊荣”。这份目录由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制定,上面列出一系列被视为“罪孽深

作“黑森的伊丽莎白”)1502年生于马尔堡(Marburg)。三年后,她的弟弟——也是日后宗教改革运动的关键人物——菲利浦(Philipp)降生。在伊丽莎白3岁时,她的父亲黑森方伯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Hessen)与被称为“大胡子”的萨克森公爵格奥尔格(Herzog Georg von Sachsen)定下亲事,将她许配给格奥尔格之子约翰(Johann)。

伊丽莎白7岁时,她的父亲就去世了。她的父亲曾在遗嘱中规定,伊丽莎白的母亲梅克伦堡的安娜(Anna von Mecklenburg)将继续承担抚养和教育两个子女的职责。然而,黑森家族却无视这份遗嘱,将她的两个孩子分开:弟弟菲利浦被视为未来爵位的继承者,因而留在宫中,而伊丽莎白则同母亲去了马尔堡。在那里,年幼的伊丽莎白一直以圣伊丽莎白为自己的榜样。

1515年,伊丽莎白13岁,正如父亲所愿,她与萨克森公爵之子约翰订婚。在婚姻契约中规定,假如约翰过世,伊丽莎白作为遗孀,将享有罗利茨宫及整个公爵领地的继承权。一年后,伊丽莎白与约翰举行了



《一位萨克森贵族女子》(老卢卡斯·克拉纳赫,1534)。伊丽莎白在宗教改革期间撰写的大量文章,直到最近才重新公诸于世。

重”的书籍。直到1965至1966年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才废除了这份目录。

这对夫妇的一位来自学术界的友人为他们在海德堡的圣彼得教堂附近立了一块墓碑,作为对他们的纪念。几年前,海德堡大学设立了一项以奥林皮娅·福尔维娅·莫拉塔名字命名的奖学金,用以资助女性研究人员。人们用这一系列方式来铭记这场发生在500年前的女性的觉醒。

罗利茨的伊丽莎白:统治者、外交家、间谍

罗利茨的伊丽莎白(Elisabeth von Rochlitz,又称

“同房礼”(Beilager),并于1519年也就是她17岁那年,在卡塞尔正式举行婚礼。从那时起,伊丽莎白便不得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德累斯顿的宫中。而她的公公,为人专制的一家之主“大胡子”公爵格奥尔格,给她制定了保守而严苛的宫廷规矩。伊丽莎白不愿遵守这些规矩,因而与公公之间常常爆发冲突。伊丽莎白不满于格奥尔格公爵指派宫女监视她,而她在早弥撒时睡觉等不得体的举动也使格奥尔格大为恼怒。而伊丽莎白一直没有生育子女这件事更是令她与公公之间的关系火上浇油。在宫中,她只和丈夫的侄子,也就是格奥尔格的孙子莫里茨(Moritz)关系较为亲密。

尽管伊丽莎白与公公之

(下转14版) ➤



海德堡大学曾聘请奥林皮娅担任编外讲师,教授希腊语。但宗教战争导致的长期流亡生活让奥林皮娅身心俱疲,年仅29岁就抱病离世。